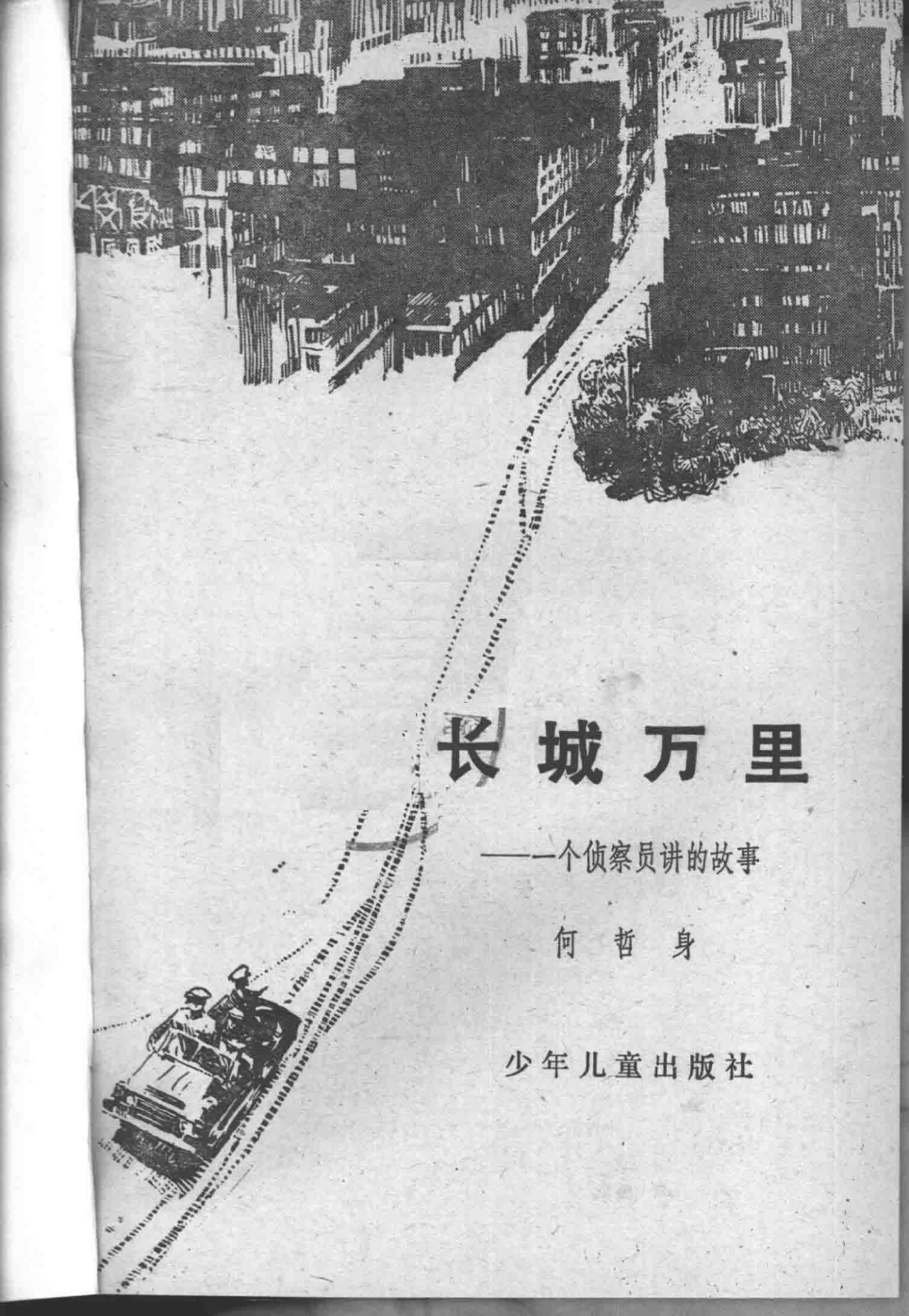




长城万里

一个侦察员讲的故事

何哲身



长城万里

——一个侦察员讲的故事

何哲身

少年儿童出版社

长 城 万 里

何 哲 身

插图·题花：冯 远 冯 越

封面装帧：范一辛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625 字数78,000

1978年4月第1版 1978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R10024·3519 定价：0.82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特题材的中篇小说。

一九七一年九月，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自我爆炸以后不久，苏修统治集团为了弄到有关这一事件的机密情报，指示一个女特务要不惜一切代价，设法盗窃我党中央文件的原件或对原件进行摄影。但是，在我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这只黑手刚一伸出，便被立即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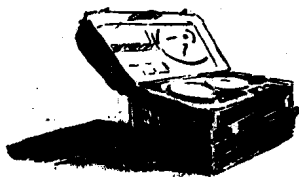
历史无情，故事的结局读者们是可以预料的。但我们胜利的取得，却并非轻而易举。公安机关、有关单位和退休工人、红小兵等为此付出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他们高度的阶级斗争警惕性，极端认真负责的革命精神，使人钦敬，值得学习。

目 录

1 敌台重播的“歌”	1
2 在公安局的接待室里	9
3 她为什么两年三迁?	20
4 张大伯的回忆	25
5 一封截获的密写信	30
6 来自群众的反映	37
7 真象还是假象?	43
8 架桥搭线	48
9 一起紧急的失密事件	58
10 “维纳司”牌酒心巧克力	66
11 引路的明灯	71
12 “就是她!”	77
13 风紧雨急	83
14 一场思想上的攻坚战	90
15 自杀还是他杀?	103
16 落了空的阴谋	111

17 迎接不速之客	116
18 一枚五分硬币	123
19 一头奸诈的困兽	132
20 监听站第二次录下的节目,.....	146
21 历史的结论	150
22 尾声	159

1 敌台重播的“歌”



一九七一年的九月。

在我们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光辉指示指引下，人们正以冲天的干劲，优异的成绩，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第二十二个光辉的国庆佳节。

座落在东海之滨的新华市，象全国其他兄弟城市一样，也是热气腾腾，捷报频传。晚上，当你来到长长的海堤边上，立刻就会被一片振奋人心的景象所吸引：码头上，灯火通明，起重机挥动着巨大的臂膀，装卸着各种物资；船台上，电焊的火花似节日焰火，灿烂夺目。远处，不时传来铁锤敲击钢板的“咣咣”声，打破了夜空的宁静……

夜深了，市区各机关大楼和居民住宅区的灯光，已先后熄灭；经过了一天繁忙劳动的人们，这时都进

入了梦乡。

然而，城市并没有酣睡，她仍然在活动着，在睁大着自己警惕的眼睛。

电钟的长短针指到了十一点四十五分。这时，市公安局四楼的办公室里，侦察处二科 7133 案件侦破小组的全体同志，依然在兴致勃勃地讨论着破案工作总结……

会议上，堆放着许多案卷材料、罪证和结案报告。

二科党支部书记兼科长、7133 案件侦破组组长朱荻，是个四十开外的“老公安”。他魁伟壮实、精力充沛，两道剑眉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好象能把地球也看穿似的。

朱荻低头看了看腕上的手表：时间已经不早了。

“同志们，会就开到这里吧。”他等一位同志发言结束后，便接上说，“大家刚才说得很对，坚持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公安工作克敌制胜的法宝。我们这次胜利的取得，又一次证明了，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这条革命路线，我们就能无坚不摧，无攻不克，无往不胜，才能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光荣职责。”

“滴铃铃铃……”

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朱荻拿起听筒，处党委书记李洪海同志那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他扼要地询问了结案工作的情况，然后关切而又严肃地下达了一个特殊的“命令”：全组同志明天休息一天。

放下听筒，朱荻传达了处领导的关怀，并且加重语气嘱咐说：

“要好好休息，不许打折扣。”

同战场上打了胜仗一样，公安战士每当取得了挖敌破案的胜利后，心情也是特别欣慰的。大家锁好抽斗，收好提包，陆续离去。

朱荻锁好了案卷材料，拿起提包正准备走时，看到台历上记着一行小字：

老朱：接总值班室通知，信访接待室明天是你值班。

实行由各个侦察科的负责人轮流参加群众接待室值班，认真处理来信、来访工作，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定下的一条很好的新制度。朱荻用红铅笔在台历上划了一道粗粗的横杠，然后又安稳地坐了下来。

在一旁准备和他同路回家的侦察员方英走来一

看，对朱荻说：

“我代你向总值班室请假换个人。”

“不，你回去休息吧。”朱荻望着这个对同志火样热，对敌人冰样冷的年轻战士，心里热乎乎的。

方英今年二十二岁，在农村广阔天地里，他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久就入了党；一年前，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他被选拔参加了公安工作，当上了一名侦察员。在同隐蔽敌人作斗争的日日夜夜里，他同朱荻结下了亲密的战斗友情。

“忙了七个昼夜了，去休息吧。我明天七点钟就要接班，离家又远，不如在这儿好好睡一觉。”

“你不走，我也不回去了。”方英放下背包，固执地坐了下来。

朱荻知道再劝也没有用了，就给自己和方英重新换泡了两杯浓茶。方英已经熟悉了朱荻这个老习惯，知道一定又有什么有趣的工作要进行了。

“那好吧，我们听一会儿音乐再睡，再欣赏欣赏那位女中音的独唱吧。”

“是有关单位监听站下午送来的那个东西吗？”

朱荻点点头。方英转身走出门，拿录音带和录音机去了。

喝了几口浓浓的绿茶，朱荻点燃了一支烟卷，慢慢地吸着。顺着喷吐而出的烟雾，一股无法压制的激愤又涌上了心头：今天一早，市公安局党委召集党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开会，宣读了中共中央一个重要文件。文件传达了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并阴谋暗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阴谋失败后，他私乘飞机，投奔苏修，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等一系列滔天罪行，激起了到会同志强烈的无产阶级义愤。

传达后，党委领导同志还强调指出，党中央文件号召全党必须提高警惕，加强战备，严格注意保密，防止敌人破坏。目前，要特别注意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新动向，帝修反的反革命政治嗅觉并不迟钝，他们从阴暗的角落里已经嗅到了一点儿味道。围绕着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情报机关，一定会急速开动一切机器，竞相刺探这一“异常事件”的内情和动态；那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当然是更加迫不及待。公安机关一定要打好这一场保卫批修整风运动的新的艰巨战斗……

港湾里传来了一声长鸣的汽笛声，打断了朱荻的沉思。他抬头仰望着正中墙上挂着的毛主席在天

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照片，情不自禁地在心里默默发着誓言：“敬爱的毛主席啊，我们公安战士一定牢记您关于‘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教导，为保卫您的革命路线，站好岗，放好哨！”

这时，方英拿着半导体录音机和监听站复制的录音带，走进屋来。他插上电源，放好了录音带。朱荻打开铁皮文件橱，取出了监听站的报告，重新仔细地读着：

前天和昨天，社会帝国主义的首都广播电台，在 23 点 30 分对华广播的音乐节目中，头一支歌就播送了这个女中音独唱的《玛丽娜思乡曲》。连续两天，都是如此。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异常迹象。现予录制，并将歌词译成中文，一并送你处审研。

附歌词全文：

高高的白桦，绿色的路，

弯弯的流溪，银色的湖。

啊！美丽的故乡，我时刻都在想念你。

袅袅的炊烟，似在招手，

淡淡的花香，似送情愁。

啊！亲爱的故乡，我时刻都在听你
召唤。

××监听站

处党委的批注是：

已听阅。是个重要的可疑迹象，即送
侦二科研办。

录音胶带盘开始转动，喇叭里传出了萎靡颓废的管弦乐伴奏声，不一会儿，又出现了一个昏沉回绕、妖声怪气的女人歌声……朱荻按灭烟头，在室内慢慢地来回走着；方英坐在录音机旁，两眼死死地盯着那不停转动的录音胶带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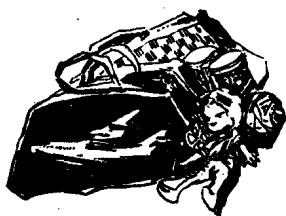
放了一遍又一遍。突然，朱荻叫方英把两段歌词中的“啊”，对照起来重复播放。然后，他们发现，这前后两段的伴奏旋律是不一样的，一支“黑管”吹奏着短晰而又前后不同的音符。朱荻又把全曲末了的一句反复细听，发现歌曲将终了时，“黑管”的一段独奏中，在一小节两个音之间，夹有一个奇特的休止符号；把休止符号前后两个音符连起来，似乎是在连续地重复呼叫“201——”。这种异常的不协调的旋律，

引起朱荻很大的兴趣。他打开笔记本，仔细地用简谱记下了那支“黑管”的独奏，纸上立即出现了好象是未作翻译的一份电报。他反复看了一阵，一时却解不出其中的奥妙。

朱荻把这一切告诉了方英。小方觉得很新鲜，就关上录音机，同朱荻一起细心琢磨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窗外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朱荻看了看表，已经是深夜一点钟了。他立即写了一个分析意见，附上“黑管”独奏的音符记录，叫方英明天一早送到技术科去，请他们协助作个详细的鉴定。看来，这个“玛丽娜”思念的，并不是她那真正的“故乡”，却似乎是在“召唤”着她那身在异乡的“幽灵”；乐队中那支阴沉油滑的“黑管”，也可能负有什么特殊的使命。

2 在公安局的接待室里



清晨，邮电大厦的钟楼上，传来了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声。朱荻推开门，走到阳台上，深深地呼吸了几口清新的

空气。极目远望：一轮火红的朝阳从东海的水平线上冉冉升起，碧蓝的海水顿时闪耀起万道金色的光波，朝霞给整个城市披上了一层光彩晶莹的红纱。

长长的环海大街上，车来人往，已经热闹起来，人们精神焕发地投入新的一天的战斗。一辆辆机动的垃圾清扫车，把路面上的树叶、纸屑等吸走，然后喷洒出珠雾般的清水……

七点钟不到，接待员潘燕红已经把大楼底层的接待室打扫干净，并且把一叠来信整整齐齐地放在桌上。朱荻看过了昨天的值班记录，开始拆阅着这一份份来自天南地北的信件，其中：有的热情洋溢地感谢民警为他找到了分离几十年的亲人；有的称颂

贵重失物几经周折后终于归还了原主；有的表扬公安人员舍己救人、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精神；也有的讯问已撤销单位的迁并情况。还有一些，是检举揭发坏人坏事，或者是提供作案嫌疑对象的……

“同志，这里是接待室吗？”一个清脆的女孩子的问话声，打断了朱获正在看信的思路。他抬头一看，门口站着三个人：一个是满头银发的老妈妈，她那慈祥的脸上，露出了略带焦急的目光；另两个是戴着红领巾的红小兵（一个是女孩，圆圆的脸蛋，一双乌黑的大眼睛机灵地闪动着；一个是男孩，生得虎头虎脑，小嘴紧闭，满脸怒气）。两个孩子每人手里还各提着一个沉甸甸的旅行袋。

朱获热情地迎上去，招呼他们坐下。小潘忙给每人递上了一杯开水。

老妈妈刚坐定，就急切地自我介绍说：

“我叫夏佩花，今年六十四岁了，是织布厂的退休工人；这两个孩子是我的孙子孙女。”老人指着女孩，“这孙女叫园园，读六年级了。”

“你叫什么？”朱获为了活跃一下屋里有点拘束的空气，笑着问男孩道。

“我叫勇勇，念四年级。”男孩大方地回答。

“好！”朱获高兴地赞许说，“有点红小兵的勇敢

劲头。”

屋里的拘束空气顿时消散了。老妈妈爱抚地看了孙子一眼，继续说：

“孩子的爸妈去内地支援新建的工厂，暂留我们祖孙三人住在本市。我有个外甥女，叫袁丽娟，解放前嫁给了一个开颜料行的老板。临解放时，她同男人一起到香港去了，多年来从未通信。前不久，她忽然来信问好。虽说是亲戚，可我是工人，她是老板娘，你说我对她有什么阶级感情？但是为了教育她，我还是给她回了一封信，告诉她解放以后祖国大陆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我们一家现在过着的幸福生活。以后，袁丽娟就一再来信，还陆续寄来了许多东西，吃的、穿的、用的、玩的，什么都有，而且越寄越多。这一次来信，还要我帮她打听一下她的一个表妹叫王秀兰，住在岚山街74号，因为很久没有通信，托我代为看望问好，叫她也通通信。几天前，我到岚山街去，听说这王秀兰是从香港回来的，因为她母亲病故了，所以早就搬走了，搬到哪里去了，邻居也不知道。我心里觉得有点儿纳闷，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袁丽娟还有什么表亲。”

朱获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老人的叙述，不时在工作手册上记下一些要点。这时，他不忙于插话发问，